

五、观天葬思无常

索达吉堪布在汉经堂讲课时，几次说起“无常”：你们别看今天佛学院有这么多人，这是暂时的，世事无常，如幻如梦，哪一天法王走了，这儿马上就会冷落下来。堪布和活佛都有自己的庙子，都可回去，到时候汉人一个也不会留下……你们要经常想想无常的道理……他说这话的一个意思是要学员们珍惜目前能来此学法的机缘，抓紧时间，认真修行。

将军的女儿多吉措跟我谈得虽然不多，谈的也是无常。

无常，这是佛法义理中最基本的道理之一。

被称为佛法之精义的“三法印”，法印之一即为“诸行无常”，其意思是说世上任何事物，生住异灭，刹那不住，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化，现在有的，将来终归幻灭。以宇宙之大，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无不处于不断的流迁变化之中，人的生老病死，物的成住坏空，莫不如此，莫不无常。

应该说，佛法中无常的道理，还不太难理解。曹操的《短歌行》中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咏叹人生的生灭无常。刘禹锡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写出了世事繁华冷落的无常。

不过，虽说无常的道理不难理解，要在生活中时时保持无常之心却也并不容易。你看有多少有钱人明知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还是抑制不住对财富的贪得无厌，你看有多少当官的明知官场污浊险恶但还是要不择手段拼命爬上去……

来五明佛学院后，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人尸被鹰鹫啄食的天葬场面，再结合索达吉上师的讲课，你也许会对什么叫无常生起一点新的体会。

从佛学院往下走，快到洛若山脚时，折向北，往上爬，翻过两座山，在一座山的顶上，有一大块平坦的草地，草地中间有一小块方圆几百米的寸草不生之地，堆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乱石旁砌着一座石塔，石塔四周堆着一圈石墙——这就是从古印度起就被称为“尸陀林”的天葬之地。

天葬多在中午进行。我头一次去看天葬，是在佛学院里吃过午饭后去的，因为去得太迟，等我翻过两座山赶到那里，人尸已不见踪影，只有乱石旁还剩几件撕烂的衣衫，一块砧板状的大石上留着些骨屑残血，一大群灰色的秃顶鹫鸟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的山坡上晒太阳，大概这是它们餐后小酣。

据说，在释迦牟尼时代，鹫鸟头顶上原来也长满羽毛。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一群鹫鸟经

常在佛陀讲经的精舍上空盘旋，遇到佛陀一个人外出散步，鹭鸟们常常在他后面跟着走，有时还争着用头碰佛陀的手。佛陀问鹭鸟，莫非你们也想皈依佛门吗？鹭鸟们点头作答。佛陀便用手抚摸鹭鸟，经其摸过之后，鹭鸟头上的羽毛纷纷脱落，成了秃顶。后来，人们将佛陀精舍旁的一座山峰称为“灵鹭峰”。秃顶鹭鸟也就成了专门执行佛教“天葬”任务的豪勇之士。

我想，等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一次，看看天葬的全过程。

没过多久，又有当地藏民将一具裹得严严实实的死尸送到佛学院来，临近中午，等院里的喇嘛为死者念过颇瓦经，这具死尸就被乡里开来的一部老掉牙的二吨卡车载走了。

有几个喇嘛正往山下走，我想他们可能是去尸陀林的，便急急忙忙追上了他们。果然，那几个喇嘛跟死者有点沾亲带故，是去参加天葬的。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走。有个喇嘛见我拿照相机拍路上的风景，对我说：这里有规矩，等会儿到了尸陀林，你可不能拍天葬的照片哇。

我说：我不拍死人照片，我打算拍几张老鹰的镜头，这总可以吧？

“噢，老鹰。”这个喇嘛点点头。“拍老鹰可以。还有，最好不要跟天葬师说话，我们也不跟他说话。”

赶到尸陀林，只见有一具尸体已放在石滩上。同去的喇嘛告诉我，这不是他们刚才念过颇瓦经的那具尸体，二吨卡车要绕个大圈子才能上来，还没开到这里。

过了大约半小时，有个身穿黑色服装的藏人，背上驮着个死尸，从山的平顶那一头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背死尸者就是天葬师，背上驮的正是破卡车送来的那具死尸。在藏地，听说干天葬师这一行的地位很低，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晦气，所以一般的人见了都避而远之。

天葬师刚把他背上的死尸放下，只听一阵马蹄声响，有个藏人赶着一匹马儿驮着个死人来了。藏人将死人放下后，跟天葬师不知谈了些什么，然后从兜里掏出钱，数出几张给了天葬师——我猜想那是付给天葬师的酬金，骑着马儿就离开了。

一群喇嘛聚坐在一起，拿出随身带来的经文，为死者再次念经超度。和他们坐在一块，我不会念藏文超度经，就在嘴里默默地念念莲师心咒，祝愿死者的灵魂早日得以往生……

一大群等着执行“天葬”任务的秃顶鹭鸟，早已列队等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天葬师手执利刃，割断三具死尸身上的绳索，然后用绳子一一套住他们的脑袋，拴在一根木桩上，这显然是为了不让鹭鸟争食时将死尸拖走。

我发觉我的视线有点被石塔石墙挡住了，就站起来换个位置再坐下，这样离天葬师的距离也更近一些。

天葬师又舞动利刃，扭动胳膊，或用刀割，或用手扯，将裹住三具尸体的衣物全部扒光，三具已显乾瘪的裸体便蜷缩着身子侧卧在石滩上。两具尸体肤色深黑，显然为男性，一具尸体皮肤黄白，当是女性。

我忽然觉得我独自一人坐得离天葬师这么近，太招摇了，就朝坐在一起仍在念经的喇嘛那儿挪回了几步。我刚挪开，就听身后传来一片呼呼之声，回头一看，吓我一跳，原来是一大群灰色的鹫鸟正从山坡上跑下来，越过我刚才所坐的位置，朝着三具死尸猛扑上去！显然，我刚才坐在那里挡住了它们的路，不然，它们早就冲下来了。

天葬师已让在一旁。几十只鹫鸟争先恐后地扑向目标，叠成了一座活的鸟山，个个使足了劲，却不出声，急吼吼地撕扯、啄食，急吼吼地往喉咙里吞咽。为了争夺一片人皮、一块人肉，有的老鹰甚至殴打起来。

末法时代，曾受过佛陀剃度的鹫鸟的后代，再也没有了当年它们的祖先那种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

我取出照相机拍了几张鹫鸟争食的镜头。

三具人尸的皮肉已被啄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三具血红的骷髅以及三颗坚硬的头骨。不少鹫鸟的嘴巴和脸被人血染成了红色，看上去面目狰狞。

接着，天葬师抡起铁斧，将人的骨骼放在大石板上砸得粉碎，然后让老鹰全部吃光....

三具人身，两男一女，几天前还是活生生的人。也许他是个富者，家有牛羊成群；也许他是个穷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不管他是富者还是穷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青年，他(她)都有七情六欲，都能吃喝拉撒，可大限一到，概莫能外，再活蹦乱跳的人，一瞬间也变成了毫无知觉的尸体，未几又变成了血淋淋残缺不全的骨架，直至被重斧捣碎全部落进鹫鸟的肚子里.....

天葬古已有之。从佛法的角度看，人生难得，布施可贵，人活着时，难以用自己的身体来布施，人死之后，将人的身体布施给翱翔苍穹的飞禽，正时让死者最后一次积累大功德，这有助于让脱离了躯壳的识神更好地往生。这亦可以说是天葬这一殡葬形式所蕴含的内涵。

再回到佛法所说的无常上来。何谓无常？眼前这天葬一幕，也正可说是对无常的一幅真实的写照。

《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世上万事万物，由生住到异灭，都在不停地动，不息地变，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对突变、质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对渐变、量变，就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你若只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似乎日久天长、永恒不改，你若以为某种冠冕堂皇的东西真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那你有时难免会陷在无常的烦恼和苦果里无法解脱。

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